

陳暘『樂書』(卷第八十五—卷第八十七)校勘記

児玉 憲明

前言

陳暘『樂書』は北宋期を代表する重要な楽論書であるが、印刷・出版の事情により、その利用はかならずしも容易ではない。かろうじて「文淵閣四庫全書」所収本が景印出版されている(紙およびCD-ROM)にとどまるが、これは最善本とはいえない。このような事情にかんがみ、これまでに入手できた諸本を校合し、その一部を、標点を附して提供する。作業にあたっては、国会図書館所蔵「宋刊本」を底本とし、他の諸本と校合した。

(一) 樂書二百卷目錄一卷(國立國會圖書館藏、宋刊本〈請求記号 WA3516〉) 暫時これを底本とし、「國會本」と略称する。

(二) 樂書殘存三十一卷(北平圖書館藏、宋刊本) 今、「國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樂書殘存三十一卷」〈マイクロフィルム請求記号 YD175、67168リール〉によった。「北平宋本」と略称する。

(三) 樂書二百卷目錄一卷(靜嘉堂文庫藏、宋刻元修本) 今、国会図書館所蔵の「靜嘉堂文庫本膠片」所収本〈マイクロフィルム請求記号 YD159、314リール〉によった。「靜嘉堂本」と略称する。

(四) 樂書殘存八十四卷(北平圖書館藏、宋刻明印本) 今、「國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樂書殘存八十四卷」〈マイクロフィルム請求記号 YD175、506リール〉によった。「北平明本」と略称する。

(五) 文淵閣四庫全書所収本(臺灣商務印書館、一九八三年—一九八六年) 「四庫本」と略称する。

(六) 樂書二百卷總目錄二十卷 (国立国会図書館蔵、清林宇冲校勘光緒三年定遠方濬師刊本) 「方本」と略称する。

なお、標点については、もとより筆者の私意によるものであり、遺漏や誤謬は免れない。批判を賜れば幸いである。また、各種版本の原画像、翻訳、関連資料などを左記〔陳陽樂書研究〕〔中国思想史研究室〕内〕で漸次公開している。合わせて利用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。

<http://hyenahenigata-u.ac.jp/files/textdb/chenyang/yueix.html>

樂書卷第八十五

論語訓義

八佾

孔子謂季氏、「八佾舞於庭、是可忍也、孰不可忍也」。三家者以雍徹、子曰、「相維辟公、天子穆穆。奚取於三家之堂」。

天下有道、禮樂自天子出。故揚雄〔一〕曰、「周之禮樂、庶事之備也」。天下無道、禮樂自諸侯出。故韓宣子曰、「周之禮樂盡在魯矣」。周德下衰、禮廢樂壞、太師摯適齊、巫飯干適楚、三飯繚適蔡、四飯缺適秦、鼓方叔入於河、播鼗武入於漢、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。故諸侯僭天子者有之、大夫僭諸侯者有之、陪臣僭大夫者有之。及其甚也、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。季氏之八佾、三家之雍徹、陪臣之僭天子者也。其爲不仁不智也甚矣。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。八音克諧而樂成焉。故舞必以八人爲佾。自天子達於士、降殺以兩。士二之、大夫四之、諸侯六之。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。八佾凡六十四人矣。

季氏陪臣也、不舞二佾而舞八佾。是僭用天子之數也。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。是僭用天子之名也。傳曰、「名位不

同、禮亦異數」。禮樂所謹者、名數而已。文王世子曰、「大樂正、學舞于戚授數」。傳曰、「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」。亦不可以假於人。古之人謹名數如此。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、則禮樂所存無幾矣。

八佾、季氏所獨、故特言季氏。雍徹、三家所同、故言三家。歌貴聲於上、故於雍徹言堂。與「歌者在上下」同意。舞動容於下、故於八佾言庭。與「公庭萬舞」同意。傳曰「一、歌者象德在堂上、舞者象功在堂下、君子上德而下功」。於義或然。

周官樂師「凡國之小事、帥學士而歌徹」、小師「下管擊應鼓徹歌」、內宗「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」、外宗「以樂徹則眡豆籩」、膳夫「以樂徹于造」。則天子歌徹、不過乎雍。非諸侯之振羽也。雍歌於禘、又用於徹。與鹿鳴燕群臣、又用於鄉飲酒同義。

杜預謂、「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、一列通減二人、至士四人而止」。非先王樂舞之意也。傳曰、「天子八佾、諸侯四佾、所以別尊卑也」。其言「天子八佾」則是、言「諸侯四佾」則非。

人而不仁、如禮何。人而不仁、如樂何。

五常以仁爲首、六藝以禮樂爲先。仁者禮樂之質、禮樂者仁之文。「周官」、掌禮樂以春官。明禮樂以仁而立也。孟子言禮樂、後於「事親之實」。明禮樂以仁爲質也。仲尼燕居言「序其禮樂」、繼之以「君子知仁」者、近取諸人、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。檀弓言「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」、繼之以「孤死正丘首」者、遠取諸物、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。然則「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」。此季氏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。孔子謂之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」、其不仁可知。

通而言之、禮樂同出於仁。別而言之、則仁近於樂、義近於禮矣。與孔子言「孝悌仁之本」、孟子以「仁之實爲孝、義之實爲悌」、同意。蓋仁義人之道也、禮樂人之則也。孟子論仁義、多合而言之、至孔子、必離而言之。雖稱「立人之道」、亦曰「仁與義」而已。孔子論禮樂、多合而言之、至孟子必離而言之。雖稱事親從兄之實、亦曰禮以節文之、樂以樂之而已。聖人之言非苟異也。各有所當云爾。

老氏植提仁義、絕滅禮樂。而莊周和之曰、「道德不廢、安取仁義、性情不離、安用禮樂」。而且悅仁邪、是亂於德也。悅義邪、是悖於理也。悅禮邪、是相於技也。悅樂邪、是相於淫也」。豈老莊與孔孟異意哉。蓋孔孟顯道德以爲仁義、發性情以爲禮樂、所以經世。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。

關雎樂而不淫、哀而不傷。

推恩而不理、不成仁。遂理而不敢、不成義。審節而不和、不成禮^(三)。和而不發、不成樂。仁義禮樂、無非德也。

關雎、美后妃之德、亦宜不出於此。蓋后妃之於賢才、求之未得、則思以致其哀。求之既得、則悅以致其樂。友之以琴瑟、樂之以鐘鼓。樂之非不至也。然且不淫焉。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。哀之非不至也。然且不傷焉。「樂」者、樂也。「不淫色」、禮也。「哀」者仁也。「不傷善」、義也。樂而節之以禮、仁而成之以義、后妃之德也。

衛之夫人無德。靜女之詩、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、則仁義可知。豈不爲后妃罪人乎。此與詩序、先樂後哀者、后妃之心。詩、先哀後樂者、事辭之序。說詩者逆其心、作詩者序其事故也。

關雎樂而不淫、關則勤而不怨。吳季札、以二南爲「勤而不怨」、關爲「樂而不淫」、何也。蓋「關雎樂而不淫」、后妃之德而已。「勤而不怨」、則二南之事也。「關則勤而不怨」、則關民之事而已。「樂而不淫」、則關國之風也。

樂書卷第八十五終

校勘記

〔一〕揚雄「北平宋本」「靜嘉堂本」「北平明本」作「楊雄」。據「四庫本」「方本」改。

〔二〕傳曰「方本」作「禮曰」。

〔三〕不成禮「方本」作「不成理」。

樂書卷第八十六

論語訓義

八佾 述而 泰伯

八佾

子語魯大師〔一〕樂曰、「樂其可知也、始作翕如也、縱之純如也、皦如也、繹如也、以成。」

周衰樂壞、工師之徒、或去而不存於朝、或存而不知乎樂。「大師擊適齊、少師陽入於海」、去而不存於朝者也。孔子之所語者、存而不知乎樂者也。

蓋羽之爲物、翕則合而斂〔二〕、張則散而縱。樂亦如之。「始作翕如也」、則合之以祝、非能成之也。先之而已。「縱之純如也」、則五聲單出而不雜。非迭相陵也。各歸其分而已。「皦如也」、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。「繹如也」、則終始象四時而不可窮。樂之一成、「其可知」者、不過此爾。然猶語其粗者而已。

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、始奏之以人、徽之以天、其卒無尾、其始無首。則「始作翕如」、不足道也。次奏之以陰陽之和、燭之以日月之明。其聲揮綽其名高明。則「縱之純如、皦如」、不足道也。卒奏之以無忌之聲、調之以自然之命、林樂而無形、幽昏而無聲、道可載而與之俱。則「繹如以成」、不足道也。

孔子不語周之太師〔三〕而語魯者、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。

子謂韶、「盡美矣、又盡善也」。謂武、「盡美矣、未盡善也」。

天下無異道、有異時。聖人無異心、有異迹。故記以堯授舜、武王伐紂、爲禮之適乎時。春秋以出則征誅、入則揖遜、爲義之合乎一。然則、韶武盡充實之美、而武獨未盡可欲之善者、豈非盡美在心與道、未盡善在時與迹歟。

蓋美者善之至。而於者嘆美〔四〕之辭。簫韶九成而夔曰、「於、予擊石拊石、百獸率舞」、韶之所以盡美也。武奏大武、

而詩曰、「於皇武王」、武之所以盡美也。

王通曰、「韶之成也、虞氏之恩被動植矣」。韶之所以盡善也。「武之未盡善久矣、其時乎、其時乎」。武之所以未盡善也。

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、「備舉其道、不私其欲」、又曰、「聲淫及商、非武音」。則武王之武、非不在所可欲也。其所以未盡善者、以其對韶言之、則韶又善於武矣。

述而

子在齊聞韶、三月不知肉味。曰、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」。

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、「信言不美、美言不信、善者不辯、辯者不善」。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。故季札見舞韶箭者曰、「德至矣哉」。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。舜繼堯之美善、而播之於韶。非特美而已、至於盡美。非特善而已、至於盡善。雖甚盛德、蔑以加於此矣。豈非『書』所謂「重華協于帝」歟。

今夫諸侯失樂、則大夫用之于家、天子失樂、則諸侯用之於國。故周衰之末、韶樂不在周而在齊。孔子聞之、至於三月不知肉味。非嗜其聲音者也。樂其雖窮之義而已。故曰、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」。非窮神知化、孰與此哉。司馬遷謂、「聞韶三月學之」。是不知孔子爲樂之意也。

夫月者三日則成魄、三月則成時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。顏淵三月不違仁、卒至於忘禮樂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、豈足怪哉。孔子聞韶、三月不知肉味、樂之至也。樂正子春傷足、數月不下堂、憂之至也。

子與人歌而善、必使反之、而後和之。

古之得道者、窮亦樂、通亦樂。所樂、非窮通也、樂道而已。是以孔子再逐於魯、削迹於衛、伐木於宋、窮於商周、阨於陳蔡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。況與人歌而善乎。「與人歌而善、必使反之而後和之」、其樂道之心、終無已也。

昔孔子遭阨於匡，謂子路曰：「汝歌，予和」。子路彈劍，孔子和之，曲終而匡人解甲。豈非「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」之意歟。

曾子之歌商頌、曾點之詠舞雩、原憲之弦蓬戶、與孔子之歌、固雖有間、方之原壤登木而歌、則又裕矣。

秦伯

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。

學道之序、始於言。故「興於詩」。中於行、故「立於禮」。終於德、故「成於樂」。詩者養蒙之具、禮樂者成人之事。孔子之於小子、則曰「何莫學夫詩」。於成人、則曰「文之以禮樂」。此禮所謂「志之所至、詩亦至焉、禮亦至焉、禮之所至、樂亦至焉」者也。然「興於詩」、非不學禮也。特不可謂之立。「立於禮」、非不知樂也。特不可謂之成。

內則言外傳之教、先之以「學樂」。學記言大學之教、先之以「安弦」。以至夔之教胄子、文王之教世子、大司樂之教國子弟、亦先之以樂。則樂者、教之終始也。

仲尼燕居曰：「不能詩、於禮繆、不能樂、於禮素」、則禮者又詩樂之節文也。荀卿曰：「學始於誦詩、終於讀禮」、是可與立而已。以爲學止乎此、則未也。

樂書卷第八十六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大師 「方本」作「太師」。

〔二〕而斂 斂、收也、聚也。力再切。據「四庫本」改。「北平宋本」「國會本」「靜嘉堂本」「方本」、並作「而斂（呼濫切）」、誤。

〔三〕太師「四庫本」作「大師」。
〔四〕嘆美「方本」作「歎美」。

樂書卷第八十七

論語訓義

泰伯 子罕 先進

泰伯

子曰：「師摯之始關雎之亂、洋洋乎盈耳哉。」

關雎、后妃之德也。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其王化之本歟。周康之時、頌聲作乎下、關雎作乎上、亦可謂至治矣。逮德下衰、關雎嘗亂矣。師摯治而正之、而弦誦〔一〕之聲蓋洋洋乎盈耳矣。彼其所治、豈特弦誦之聲哉。必也論其義、正其本、使後世聞之者、聽之於耳、得之於心而已。

師摯之於周、始乎治正關雎之亂、而卒至於適齊者、豈得已哉。世亂而樂淫〔二〕、雖有志於治正、亦無補於時也。孰若去周適齊、以全吾去就〔四〕之義爲哉。由是觀之、太師摯非苟知樂也。亦善於知時矣〔五〕。

〔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〕〔六〕、聲之盛美也。〔萬舞洋洋〕〔七〕、容之盛美也。

子罕〔八〕

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、然後樂正、雅頌各得其所。」

人不耐無樂、樂不耐無形、形而不爲道、不耐無亂。先王恥其亂、故制雅頌之聲、以道之、使其聲足樂而不流、其文

足論而不息，曲直繁瘠，廉肉節奏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。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故樂一不正，雅頌惡能不亂而失其所哉。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，魯人召之而反。然後樂始得其正，全其先王（九）所謂立樂之法也。樂既正，則雅也頌也斯各得其所，而區別之矣。

觀雅之南陔、白華、華黍、由庚、崇丘（一〇）、由儀，皆有其義，而亡其辭（一一）。至孔子序之於六月，則列而次之。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者十二篇。至孔子列於周魯頌之後者六篇而已。豈非「樂正而雅頌始各得其所」邪。王通曰：「吾於禮樂，正失而已」。亦可謂有志於學孔子矣。然季札觀樂於周，邇不居末而次齊，秦不次唐而次豳，魏不次齊而次秦。是國風亦不得其所矣。此特以雅頌爲言者，樂之所以正者本雅頌之音而已。傳不云乎，「雅頌之音理而民正」。

先進

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」。

時有先後，禮樂有文質。先進於禮樂，既其實而文不足，故曰野人。後進於禮樂，既其文而已，故曰君子。既其文，則非躬行者也。故欲從先進。以救之以其矯枉（一二）以曲然後直，救時以偏然後正也。

莊周曰：「擢亂（一三）六律鑠絕竿瑟，而天下人始含其聰矣。滅文章散五采，而天下人始含其明矣」，與先進之野人同意。「以禮爲行，以樂爲和，謂之君子」，與後進之君子同意。孔子筮卦得黃，其色愀然。與「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」同意。論語之言文質，有曰「從周」，有曰「從先進」，有曰「彬彬」者，「彬彬」者道之中，「從周」「從先進」者時之中。子思所謂「君子而時中」者，此也。洪範三德，其施於變彊平（一四），亦若是已。

子曰：「由之瑟，奚爲於丘之門」。

傳曰：「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。孔子聞之曰：『信矣由之不才也』。冉有侍，孔子曰：『求來，爾奚不謂由夫，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聲爲中節，彼小人則不然。執末以論本，務剛以爲基。故其音湫厲（一五）而微末。以象殺伐之氣夫然者乃亂

亡之風也」。冉有以告子路。子路曰、「由之罪也」。後果不得其死焉。由是觀之、仲由鼓瑟於孔子之門、有志於勝人、無志於進道。故孔子曰、「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」、所以抑之也。

曾點之於孔子、捨瑟而對、異乎三子者之撰。是有志於樂道、無志於從仕。故孔子曰、「何傷乎、亦各言其志」。所以與之也。抑由義也、與點仁也。然則由之鼓瑟、孔子抑之、及執干而舞、則不抑之者、以其因孔子之言、悟窮亦樂通亦樂之意也。

子曰、「求爾何如」。對曰、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、求也爲之、比及三年、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、以俟君子」。

達於禮而不達於樂、謂之素。達於樂而不達於禮、謂之偏。禮樂皆得、謂之有德。君子也者、其有德之士歟。文之以禮樂而不爲素、禮樂明備而不爲偏。仲尼燕居曰、「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〔二六〕而已」。孔子問居曰、「愷悌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」。是禮樂、由君子出、而再求之藝、能足民而已。非全乎君國子民之道也。故孔子問其志、則曰、「方六七十、如五六十、求也爲之、比及三年可使足民、如其禮樂、以俟君子」。彼其自知明自信篤、終此而已。孔子之於門、弟子所與言禮樂者、不過顏淵之間爲邦。是爲邦之道、無先於禮樂。而求也、爲之可使足民而已。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歟。

莊周亦曰、「以禮爲行、以樂爲和、謂之君子」。孰謂「莊周蔽於天而不知人」邪。王通曰、「吾於禮樂正失而已」。如其制作、以俟明哲、必也崇貴乎」。是又指在上制作者言之。與其所謂「以俟君子」者異矣。

樂書卷第八十七終

校勘記

〔一〕子罕 諸本無「子罕」二字。「吾自衛反魯」、論語子罕篇之語。當補。

〔二〕絃誦 「四庫本」作「絃誦」。

〔三〕樂淫 「四庫本」作「樂亂」。

- 〔四〕以全吾去就 「四庫本」作「以明吾去就」。
- 〔五〕非苟知樂也亦善於知時矣 「四庫本」、以「也亦善」三字爲「缺文」。
- 〔六〕盈耳 「方本」、「耳」下有「哉」。
- 〔七〕萬舞洋洋 「四庫本」、以「萬舞」二字爲「缺文」。
- 〔八〕子罕 諸本無。此章子罕篇之語、當補二字。
- 〔九〕先王 「四庫本」作「先正」。
- 〔一〇〕崇丘 「四庫本」作「崇邱」。
- 〔一一〕亡其辭 「四庫本」作「無其辭」。
- 〔一二〕矯枉 「方本」作「矯正」。
- 〔一三〕擢亂 「四庫本」作「濯亂」。
- 〔一四〕疆平 「四庫本」作「疆乎」、「方本」作「疆乎」。
- 〔一五〕湫厲 「方本」作「秋厲」。
- 〔一六〕錯之 「方本」作「措之」。

(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五日)